





莊子南華真經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以首事名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備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臣予于賢人之間。我其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鱖為  
 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墨之民乎。夫  
 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學。介而離山。則不  
 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錫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  
 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  
 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  
 妄鑿垣墻而適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

日中穴耳。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  
 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越。楚  
 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  
 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  
 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辭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喟越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  
 矣。雞之與雞。心德非不司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方固有巨







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龍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入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

地字

是

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跛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考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矣莫憐于志鑿鰲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

是



昭景

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剝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字也。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死。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

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脆。肢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蝸與鸞鳩同於同也。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无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无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

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脆。肢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蝸與鸞鳩同於同也。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无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无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

宗卷之六

卷之六

五

卷之六



也

也

也

也

也

濫習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魯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不乎人乎。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者移畫。久非譽也。晉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

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以首事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主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疢矣。君將熟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正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



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鼉鼉之逕，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蹶然而喜矣。

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譽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歎吾君之側乎？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之本也。君自此為



鷄列 兵陣 名震 譙門 扶也 步卒 鑄壇 之新

大隗 大通 也 七聖 黃帝 方明 且寓 張若 滑稽 昆閻 滑稽 八七

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語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代。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錙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

也

也 此

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故馬者，執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

宋書卷之九

莊子

庚



秉公 孫龍 也 魯 名 人 性 也 魯 也

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允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謀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

躄者 躄字 異國 全其 無全 形也 唐也 失遺 類七 類也 類也 造也 造也 造也 造也

五音无當也。鼓之一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朱。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鉞鍾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



見說

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克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秦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頗不疑曰之

木

孫叔敖與南宜僚市南宜僚皆

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頗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虛頽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木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

卷之六

莊子

堯列



九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耳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弁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千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蓋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歎。而將生於奧。未嘗好曰。而將生於寗。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无幾何而

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蓋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歎。而將生於奧。未嘗好曰。而將生於寗。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无幾何而



人言  
八言  
九言  
十言  
十一言  
十二言  
十三言  
十四言  
十五言  
十六言  
十七言  
十八言  
十九言  
二十言

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勿  
 於是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梁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  
 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  
 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  
 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  
 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  
 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  
 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  
 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  
 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豕是也

擇疏曩自以廣宮大囿空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  
 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採煙火而已與豕俱焦  
 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  
 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  
 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奉之童土  
 之地曰真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牛齒長矣聰明  
 衰矣而不待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無三  
 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  
 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弃知於魚得計於羊弃意以目  
 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  
 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



長所守不其和而損能日中為即帶零也

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之其實董也桔梗也雞雁也  
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樓  
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  
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雁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  
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搜也特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  
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日之於明也殆耳之  
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元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  
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  
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  
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

大揚推六也

則陽姓彭陽名陽字則陽

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  
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  
之大目視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  
有天循有照真有極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  
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  
崖而不可以無崖韻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廢則可  
不謂有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  
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以首事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  
果曰夫子何不譚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闔休彭陽



也速頭

也問所問也

曰公問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我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  
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  
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  
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  
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  
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其子歸  
君而一問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問  
休聖人遠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

見所見者

聖氏冉

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  
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羨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  
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  
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  
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  
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  
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

卷之九

莊子雜篇

四

卷之九







禮記卷之四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鄰有夫，妻臣妻登極者，子路曰：是殺殺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鮮，其聲銷，其志无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晉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

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凶其神，以象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雀葦，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漬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



大則不罪  
重則不  
至則不  
至則不  
至則不

寒

不敢重為任而司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  
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  
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遠伯玉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訖之以非也未知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  
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  
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下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  
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史伯常蹇狝韋曰夫  
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  
祭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  
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馬依  
託也  
居也  
言其  
子不  
足託  
靈公  
之

天不  
賜不  
功也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  
也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  
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弁而  
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  
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為

卷之

子

七







論語

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  
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  
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極

外物第二十六

以首句  
名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凶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  
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  
未必愛故孝已憂而魯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  
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  
火乃然大愧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墜不得成心若懸

音和

於天地之間慰暨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

音和

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  
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  
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  
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  
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  
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鈞巨綱五十犗以為餌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鈞陷沒而下鰲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金龜  
人也

詩  
文

願  
下地

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脂之自潮河以東

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寸諷說之徒皆驚

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漑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不嘗聞任氏之風

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豕大儒臚傳曰

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

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按其鬢

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

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木

俦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

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

仲尼揖而退龐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且其畧弗及邪

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

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

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

焉終於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

焉筮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

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

也謂  
河  
也謂  
月  
星

微樂  
也











天倪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讒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大本

也

不洎

不洎

公以之

也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或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兼問兩問於景曰：若何也。俯而今也，仰而今也，括而今也，被髮而今也，生而今也，起而今也，行而今也，止而今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子有而不

知其所以，子綦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言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開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遺於郊，至於梁而遇者，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今遂盟，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肝肝而誰與居。太白若辱，或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此篇多言辭讓之事，故以讓王名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為天子，倘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堯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主，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百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蓀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曹父居邠，



欲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  
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  
養言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貧富不以  
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  
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  
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綬登車  
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

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  
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  
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  
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  
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  
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  
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  
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  
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



所以之也  
所以之也

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有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農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慕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慕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紱履被蓑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牙則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去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

教以為已仁義之愚與而之節憲不忍為也管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待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君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天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是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无位而不作丘誦之矣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任江



湯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膽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  
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膽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  
无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  
壽相矣。魏牟高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  
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  
不火食，藜藿不慘，顏色甚慙，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  
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  
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  
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  
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

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  
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  
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抱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折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  
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  
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  
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桀因下隨而謀，卜隨曰：非  
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可。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  
 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洞。一作水而死。湯又讓瞽  
 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  
 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  
 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

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宮一列，血牲而理  
 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  
 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  
 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  
 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  
 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繁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  
 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  
 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專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此篇文勢全不以莊子

盜跖第二十九

以篇首  
名篇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元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搗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茅茨，而微俸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餚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



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此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

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吾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



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

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此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无異於陳大流系，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



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日茫然无見色者

也所言義前也

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頭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无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

宗憲書卷之二十一 莊子集解 卷之二十一 莊子集解



夫君子六位

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  
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  
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  
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  
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  
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  
六位將何以為列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毋弟疏戚  
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  
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  
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  
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故曰无為小人反殉而天无為君子從天之理若在若直  
相為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  
而意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无赴而  
富无徇而成將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  
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  
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  
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入



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  
惟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天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  
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  
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為其所  
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  
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  
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  
患也、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執、至入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素人  
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

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  
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  
以為貪、有餘故辭之、弃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  
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  
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  
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  
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  
名譽也、无是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







王折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頡且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入十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

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宗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死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啞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以人各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

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

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姓孔氏、客曰、孔氏者

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

澤畔、方將杖桴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御而立、孔子反走

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詩德書院



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云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論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禮也

類一

也

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恭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諛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頹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正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使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誅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狃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

禮記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行四患而始可教己。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誘者何也？客懷然變容曰：甚矣八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意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

宗從書院  
孔子集注  
卷之五  
三



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綬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死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撲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下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以首句名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通。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















天下第二十三

以首句名篇內自叙其  
道術開風之由故以是終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哉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  
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  
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  
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  
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  
參為驗以稽為次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  
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息蓄藏老幼孤寡為意皆有以養  
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  
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措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  
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備一曲之士也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家能  
也



墨子書

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  
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闕其道不怒又好學  
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  
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  
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憂使人

九音  
工以  
排治  
之天下

相里  
苦  
名  
子  
合  
三  
人  
音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山三百支七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  
天下之川腴無肢脛無毛冰甚風擗疾雨置萬國禹大聖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喪褐為衣以  
跋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蔣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  
者靡為之尺莫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



墨者得道  
者若  
五道  
所謂  
頭德

和音  
也

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胫脛  
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  
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  
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  
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  
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昭合驩以調海  
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  
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  
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待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  
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  
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  
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  
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  
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有所不可故  
曰選則不瀟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  
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  
後鄰傷之者也談駭无任而笑天下之高賢也縱脫无行

墨者  
不

後鄰傷之者也談駭无任而笑天下之高賢也縱脫无行



而非天下之大聖惟相乾斷與物先轉全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无過  
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  
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  
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  
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旣  
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  
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木為精以物為粗以

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  
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无居形  
物有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  
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  
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无藏也故  
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為也而笑巧人  
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  
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  
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无與生與



不以  
一不  
在端  
之語

翻一  
作調  
未以  
言者

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  
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  
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行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  
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言雖瓌璋而連玆并无傷也其辭  
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  
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交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茫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  
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麻歷物之意曰至大

可為  
不可  
道也  
不竭  
下至  
毛有  
不竭  
皆本  
於惠  
子而  
以數  
相辯  
難有  
註解

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  
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  
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  
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火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  
尾火不熱山出口論不蹊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  
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衲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  
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



竟不

倚人  
也異

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入  
 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  
 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  
 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  
 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  
 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  
 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遇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  
 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  
 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

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莊子齊物論  
 下  
 二



清  
宮  
書  
院

卷  
一  
第  
一  
頁





